

■田舍如画■

乡里不言谢

常杰敏

如今，我生活在城乡接合部，不经意间经常听到人们互相客气的“谢谢”声，听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可我猛然发现，在故乡那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庄里，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谢谢”二字。

在儿时的记忆中，乡村邻里之间，相互借用东西是很常见的，包括劳动工具、柴米油盐、针头线脑等。每当这个时候，借者自然大方，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没有任何扭捏和拘谨。

“老黑叔，你家的架子车今儿个使不使，我想往地里送几车粪。”

“他三婶，我家的馊子用完了，想发面蒸锅馍，你有没有？”

“今儿晌午有客了，你门前的菜园里我薅几棵葱下急。”

对此，被借者往往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赶忙应着，顺便说上几句体贴话：

“你真是勤快人、闲不住，隔天我也把积的几车粪往地里送去，门前干净了，也不耽误整地。”

“馊子够不够？发的面开了吗？不够我再给你拿点。”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事，那次晌午头来客，酱油没了，我还是到王大嫂家倒的。”

在乡村，甬看这些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微乎其微的小东西，乡亲们心里都会感谢的。归还架子车者会高声喊：“老黑叔，车子使过了，你看放到这里中不？”这时，车主人会让还车的在家中坐一会儿，忙着去拿烟，问喝水不，好像借东西的是自己。

还馊子的主妇会聊一会儿几天，要回时，便把东西掏出来随处一放，出借者会责怪：“噢，你看你，就这点东西还拿过来，多见外！”主妇会回话：“有了，好借好还嘛。”

借葱的会打发孩子还东西；“俺妈说，这是刚在街上赶集买回的葱，拿来让大奶奶尝尝鲜。”大奶奶会捧着孩子给他抓点花生之类的东西吃。

在经常发生的诸如此类的借和还中，村民们虽然不说“谢谢”，但往往通过默契的方式把内心的感激表达出来。在他们看来，“谢谢”二字如果说出来，好像就疏远了彼此间的距离。

记得我上初三时，村内一尚姓老汉老来得子，视如掌上明珠。小孩子顽皮淘气，一天闹着要吃柿子。尚老汉不顾年迈，爬到树上为儿子摘取熟透的柿子，不料一脚踏空，重重摔在地上，当即昏过去。当时尚家的大人都不在，全村的青壮劳力闻讯后纷纷赶来，七手八脚赶制一副简易担架，自发组成了一支由十几人参加的抢救队，轮流抬着担架连夜狂奔，用了两个多小时，把尚老汉送到了七十多里远的南阳地区医院抢救。由于救治及时，尚老汉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为了感谢这十几个乡亲的救命之恩，尚家设宴酬谢。当天，尚家召集全家人一字排开，分别给这十几个乡亲叩头敬酒，这些乡亲异口同声地埋怨着：“嗯，咋兴这哩？不兴啊！不兴啊！”被救的尚老汉说：“我们这条命是大伙给的，你们啥时候要我啥时候给！就是给大伙儿当牛做马也中啊！”自始至终没听到有人说个“谢”字！

今年入冬以来，我一直坚持步行上下班。一天，中途遇见邻村开车回家的邢大哥，他执意让我搭顺风车送我回家。到家时，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谢谢你呀邢大哥！”邢大哥愣了一下，说：“噢，看你这兄弟，说的啥呀！”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

■诗酒人生■

酿酒

徐 歆

每次喝葡萄酒，就会想起小时候喝的自酿米酒，飘着醇厚的酒香，喝上一口，一道火就蹿进身体里，瞬间燃烧起来。

江南的乡间格外湿冷，米酒是冬夜里一道必不可少的驱寒良物。外公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都要热上一壶，就着朴素的小菜一口口慢慢喝，那是他的专属。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家中没有暖气，天黑了，屋内温度下降很快。外面的世界那么黑，那么冷，屋内却有一壶酒在小火上渐渐煮沸，心里面有一种温暖在缓缓流淌，即便不喝，也仿佛感受到了酒的味道。那壶酒，是一道亲情做的屏障，在童年里，为你阻隔了陌生孤寂的世间。

虽然酿酒的过程并不复杂，做起来却也需要极大的耐心。一个环节出了错，做出来的酒口味就不对了。外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自己做酒的人。他把糯米浸泡后放在大灶台上蒸，然后再放进一口大缸里，加上酒曲放上水，摆在阴凉的地方。过一段时间，上层的水就变成了酒。记得有一回，我从外面玩回来，看见厨房里那口大缸，里面的水碧绿清爽，一时忘了那是外公酿着的米酒，以为是刚打的井水，舀了一大勺就往嘴里送，结果被狠狠地辣呛了，后来小伙伴们没少嘲笑我。

酒酿成后，灌到雪碧瓶里，可以放很久。如果还继续酿制，可以再放凉白开到缸里。若是觉得做的酒够喝了，就把缸底发酵后的糯米拿出来，那是酒糟，可是一道著名的美食呢——和豆腐放在一起做，就成了酒糟豆腐，口

感类似于腐乳，但更有醇厚的酒味，既下饭又下粥；若是与鱼同做，就是糟烤鱼，味道一点都不输著名的西湖醋鱼、松鼠鳜鱼等名菜。

外公做的酒，除了一部分自己喝，剩下的全数给了几个子女。大家带回的酒喝完，从未想起过要归还酒瓶。于是，每回外公去饭店吃饭，都会留意着喝完的雪碧瓶，带回去装酒用。就好像，他并不是出来吃饭的，他就是出来拿那些用剩的瓶子。我知道，要不是那些瓶子，他才不愿意出来吃饭，自家的菜可比饭店的可口多了。

外公八十多岁的时候，就不做酒了，一心一意地念佛。那些儿女的事，吃喝的事，已经不在他的心上了。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只念阿弥陀佛，临了给了大家一句话，大圆满觉。我想，外公的这一生，从不希求富贵，就那样平静地在山脚下过日子，种种田，做做酒，倒也逍遥快乐。

长大后，却又不爱喝酒。朋友聚会，总因不想拂了众人的兴致，勉强喝几杯。只是，这几年专办危险驾驶的案件，发现乡下醉驾案件甚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喝的是自酿的酒，或是米酒，或是添了各种材料的药酒。每回看到嫌疑人供述，喝了自酿的酒，隔着厚厚的卷宗，我都会在心里感叹，真是好酒啊，肯定很好喝。可借入了贪杯人的口，再好的酒，酒后驾车就不好了，影响的可不只是自己啊。

后来我找机会托朋友在乡下买了一瓶，回家热了喝，却再没有小时候那般酣畅的酒味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

■每逢佳节■

捣年糕

屠世存

每当北风渐起、气温转凉，乡间的年糕作坊便成了最忙碌的地方，十里八乡的村民们把一斗斗米运到这里，只消等上两三个小时，就能满载着白胖的年糕回家。从农历十月一直到农历十二月，作坊始终笼罩在炊烟、蒸汽和米糕的香味中，牵动起人们对过年最深刻的记忆。

在过去，捣年糕是可以和过年画等号的，这是一家人，甚至是一整村人的大事。临近年末，大家商定时间、排好次序，合起力来才能办好它。要捣出好的年糕，少不得七八个人一起帮忙，淘米、磨粉、烧火、上蒸、翻蒸、打糕，每个环节都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其中，最受小孩子喜欢的环节就是捣糕了，小孩子们围在石捣臼旁，一边哼着歌谣，“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年糕”，一边盯着那石捣子一下一下地砸下来，发出砰砰砰的响声，心中的期待早就溢于言表。

如今，捣年糕虽然也是一家人的事，但需要帮忙的，也只剩下品尝这刚出炉的美味了，因为有了机器的帮忙，一切都轻松了。只需要事先根据自家的口感喜好，将粳米和糯米按比例掺好，然后放进冷水里，进行简单清洗和浸泡，待到米粒沾水均匀饱和，就能送往作坊了。

作坊里的师傅称好重量后，就会把米倒入打粉机的机斗中，然后开启开关。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那一粒粒饱满的米粒，就会似水流一样欢快地进入机腔，再出来时，它们就成了雪花般的米粉，落到收粉的容器里。若你站得近了，还会有些米粉飘到衣服和头发上，让你沾上些米香。米粉打好后，下一步就得上蒸锅，接受成为美食前最重要的考验。

作坊里的蒸锅一整天都难得有空闲，一排几个蒸筒，同时蒸着米粉，冒着热气，整个房间都充斥着米的香气。生火的炉子又大又高，用粗大的毛竹作为燃料，温度自然不低，无需多久，蒸筒顶上就会翻滚起大量蒸汽。再过几分钟，作坊里的师傅就会过来掀开盖子，用筷子拨弄几下，通过了他的检验，那必定已熟得恰到好处。之后，那蒸筒就会被端到年糕机旁，倾倒在面板上，砰的一声，瞬间蒸汽腾腾、香气四溢，这时候的粉团被大家叫作“糕团”。只要机器一开，那糕团就会顺着面板上的口子进去，被压成一根根洁白如玉的年糕，沿着传送带出来。

这时，终于到了要自己动手的环节，需要两人将传送带上的年糕，一根根放在竹篾上。摆放时，手脚慢不得，否则一根根“鱼贯而出”的年糕，非得纠缠得“难舍难分”。拿这年糕之前，手上需沾些凉水，因为刚做好的年糕温度不低，徒手去抓，保不齐全还要被它烫到。

捣年糕的最后一步，就是晾晒了，将铺满年糕的竹篾，抬到通风处，让呼呼的北风一吹，年糕就定型了。等那年糕的表面起了一层薄薄的硬皮，用我们当地话讲，就是结了“春衣”的时候，年糕就可以装袋回家，放进冰箱里大半年都不会坏，要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能做成美味的佳肴了。当然也有嘴馋的，趁着年糕还烫口的时候就直接开吃，不需要什么调料，那又糯又暖的口感也能一扫等待时的饥饿。有些讲究的，还会事先准备好豆酥糖，年糕出炉就立刻将绵软的年糕撑开，将酥糖裹入，这豆酥糖的酥松加上年糕的柔韧，绝对能够满足他们所有的期待。

过去，年糕是馈赠亲友、招待宾客的重要年货，只有过年才有机会捣上一些。而如今菜市场里常年都有切好的年糕条、年糕片，无论什么时候想吃了都能买得到，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虽然现在做年糕已经不需要“捣”这个环节，再用“捣年糕”这个词便不太妥帖，但我们还是习惯这样说，这是生活传统中的不变。我曾问向外公，这机器做的年糕和手工捣起来的年糕味道有什么不同吗？他笑道，没什么不同，只要年糕年糕年年高、今年更比去年好，那就都是好年糕。

（作者单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

风景

■乡愁依旧■

时光深处的家影

方 靓

深夜，站在自家房屋的二楼，透过皎洁的月光，看着披着朦胧月色沉睡已久的家乡，在时光深处，儿时家里的声音不时传来。我彻夜难眠，在记忆中的长廊里四处张望，寻觅着曾经伴我成长的家影。

身处已远离我38年的光阴巷口，仿佛看到了我出生的地方——那栋特别简约的老屋，难忘的童年就在这儿度过。

这老屋共八楹，住着父亲三兄弟。大伯、二伯两家是东面正屋，共用一个正堂，我家是后搭建的，在西面，小三楹。三家的灶膛都紧靠北面后堂的墙，最东面的二伯家的灶灶朝东，靠着东面的墙，我家的灶灶与在中间大伯家的相对，在房屋接合部用小竹子编的篱笆隔着。

绕村的小溪紧挨着老屋的村路向前伸去，爬山虎绿荫着北面大半个老墙。屋前晒场小溪路西靠屋有小爷家的一棵比屋高的枣树，靠小桥旁有一棵被雷劈成两半的老桂花树，再过去是柚子树。在桂花树西面一字排开地站着三棵高大的老枣树，树下分别搭建着三兄弟放柴的小茅屋。西边的老枣树前有一棵我家的李子树，再向西就是我家的两棵小枣树。枣树大概有两栋平屋的高度，主干弯曲，最适合我们小孩攀爬，每年生的枣子最少三四担箩筐。月光透过枣叶，把光怪陆离的影儿射在地上，前面的晒场，如覆盖了一地的白霜，有一地的诗意。

就在这幽静唯美的时光里，我的父母经常肩扛锄头，披着月色，在小溪里洗一下脚，然后从枣树下走过，进入家门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又做起家务……

就是这样的夜，万籁俱寂的夜，我不知那时的父母有多少次在月下的田里密织着一个好生活的美丽梦想。他们每日起早贪黑，根本无暇抬头仰望那蔚蓝的天空，也无法欣赏红色而饱满的美丽夕阳。可是，想要的生活总在前方，总是与家里的生活差一段距离。

夜在月中，静得能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没有轮轴的时光在除了沙沙的林中风缓缓流淌，在不知不觉中将光阴捎进流年，壅塞着父母对生活喜悦与辛酸参半的滋味，然后变成温柔，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就像石头坠入湖心，石头不见，却在湖里泛起一波一波的涟漪。

像父母一样的农人，那时有很多。

隐之远去的记忆，回忆父亲对儿女所做的一切，他不仅希望儿女能读得上书，认得到几个字，更希望通过读书从田间走出……父亲的那份执着和坚毅早已重重地在我身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只要我身处迷茫之中，灵魂深处就一定摇曳出父亲苦心经营的儿时的那个家影。那个家影，成了我此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念想和不变的方向。

（作者单位：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检察院）



腊月情思 苗青/摄

■笔下行旅■

听海

王 晴

我躺在亚龙湾的沙滩上，那是一张125°倾斜角度并后仰的沙滩椅，我把疲惫的身体完全全、平平安安地安放在躺椅里，头顶的遮阳伞又大又结实，足以替我挡住海滩上强烈的紫外线、劲道的海风，还有随时落下的雨。

仲秋的天不凉不热，海风吹在身上如绸缎般丝滑，夹杂着一股海腥味。我面朝大海，这是一片广阔的蔚蓝色海域，无边无际，浩浩荡荡，极目之处，海天苍茫一线。阴而不沉的天，笼盖四野，白云层层叠叠，像一块块棉花糖堆砌着，等着哪个顽皮的孩子去咬一口。

海浪一声声拍打着海滩，哗哗哗，涌起的浪花如泡沫般破碎，不知疲惫，单调却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像一首小夜曲，阵阵入耳。我躺在沙滩上，听海。

空旷无边的海滩，除了三三两两的游客外，别无一人。我独享着整片大海，仿佛在它温柔的怀抱里。忽然想起《军港之夜》中轻柔旖旎的歌词：“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海浪声像母亲的呓语让人沉醉，听着听着，仿佛就要坠入梦中，世间所有的嘈杂都被海浪声吞没，带入深深的海底，弥散、消失不见。

我的思绪随着浪声飘扬，这颗星球百分



静默的乡愁

吴海明/摄

■心湖一泓■

一只苍鹰腾空而起

苏小桃

就像我没控制住的心绪突然冲出逼仄的空隙用独特的方式再次证明了存在与超越的哲理许久都让人仰望

起于山峰，又高于山峰苍穹之下是青山垒砌的典故是大西北奔腾不歇的群羊马匹是一望无际的列车从过去开往未来而这些终究只是它眼底的一道风景

3500多米的高地攀登，也适于仰望；所以我们不谈鸿鹄离开贺兰山再谈高度已失去意义在鹰的世界永远不能将麻雀的飞翔与之相比

仰望，伴着舒展沉默后的一榻旧日惊鸿一瞥（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检察院）

在三江口

杨启友

这里没有江只有连片稻田中秋到来之际，谷子熟了要收割田野出现繁忙景象

这里没有宽阔公路只有崎岖蜿蜒小道开车相遇时，要你停我避，互相谦让

这里没有钢筋水泥丛林只有依山傍水的土墙篱瓦人们在这里日出日落，每天培植栽桑种麻的田园充实

这里没有人影如梭，相见不相识奔忙收割的村汉，肩扛一大袋谷子从稻田上来，脑袋被压歪得只往一边还抽出力量来与你热情招呼

这里并看不到三条江只见一条山间小河有碧水潺潺流，还有枪林弹雨烽火过的红土地的朴素小草样生长

这里是三江口，是我挂点联系贫困户居住的一个村落每隔一段时间，像走亲戚一般要亲近这里的山水一回（作者单位：江西省萍溪县人民法院）

沧海

商洲洋

当希望经历混灭的假象之后大地又给了我力量曾经茫茫无际起飞，或者降落天际线被撞击得面目全非因为它的眼眸丰满浪花高过大海一波袭来我便看到了大平原的自信与炊烟